僉都御史唐公　事　永陵

公名順之字應德武進人文行爲學者所宗稱爲荆川先生嘉靖巳丑中禮部試第一及廷試邃菴內閣使鄉人索試策欲首擢之而公以年少筮仕守巳當嚴竟不與通置二甲首其榜首則江西羅念菴洪先也自與羅公見知其人品甚高因定爲石交授武選主事以幼時嘗竭精神於舉業幾成瘵疾而學問文章未成恐碌碌仕途無以爲終身自立之地庚寅春疏病得歸值母艱服闋無赴官意以父有懷公敎乃

速裝壬辰改稽勳主事調考功居家時素知有司某某賢後取至京以不通關節留滯不時用公即密白其賢擢科與道不使其人知之羅峰相公改各屬官爲翰林部中首舉公拜編修校對 累朝實錄于時王遵岩陳后岡高蘇門皆以詩文名當世一見公作心服之而公未敢以爲然也至其戒行雖苦終少自得之趣公尤自歎時則王龍溪以陽明先生高第寓京師公一見之盡叩陽明之説始得聖賢中庸之道矣校對完例當陞賞公不欲受又以羅峰愛已將薦

其嫌、遂告歸張緣是怒以吏部原職致仕、居家窮
而于文章之潤筆弟子之贄儀、未嘗妄取林下三十
年不役官府一人、不受坊價一緡、官府積公所却至
三千金會　皇太子立、妙選宮僚、　上面諭宰臣、起
公爲春坊司諫、竟以請朝　東宮落職歸自是御一
布袍、嘗居宜興山中、與諸生講學、宦於其地者、欲一
見之無從也、四方之行過是邑者、必先禮於其廬、以
得見爲榮、剡薦殆無虛日、獨雲川舒侍御之薦章有
曰、學以聖賢爲法、道以經濟自期、立朝著謇諤正直

之風居鄉有廉靖無求之節乾坤不可無此正氣朝廷不可無此正人可謂得其真矣公喜靜坐樂與方外之士遊曰方外之學雖與吾儒不同而其苦行堅守洗淨心緣知自求之身者固賢于今之儒也居恒于書無所不讀無不精究其妙而于歷筭尤精文章可以窺班馬詩可以追李杜然嘗曰此不過應酬之作更看山中靜坐十年後文字更何如耳與人無間於貴賤貧富惟投其機則言笑無厭有所拂則咈然見於顏面遇之途亦爲之趨避曰匿怨而友吾弗

爲也其與人言罄竭底蘊若無所不盡事關機要則深沈隱默際不可窺於瑣屑之事若不甚通曉至于籌畫世故則辨悉毫芒性恬淡不樂仕進而見民之瘡痍困頓又若痌瘝切身思救援之如不及貌不踰中人而視天下勢之所至若萬鈞之壓卵處之晏然舉天下之所不敢爲不能爲者獨毅然當之嘗自謂當今少一甯武子之愚葢自況也甲寅倭奴起釁流血東南公目擊其變至不能寢食遣居有懷公袁而趙文華者以 上命視師海上來訪公與陳機略且

言非專任梅林胡公不能平此寇趙歸　朝首薦公以南部車駕主事起之尋陞北部職方員外堅臥不起及巡按提學二侍御奉　旨促行不得已赴京陞本司郎中　陛見後即奉　命查勘邊務繼而視師浙直公奮然曰一月賊不平請拏將官三月賊不平請拏郎中十二月公將至浙賊聞而遁去公計平賊上策當禦之海外而海道不可不熟乃自江陰與嘉興兩次下海泛大洋至鯨門而還未幾春汛急自登海船督諸將泊崇明沙沈賊船十三隻斬賊首百二

十級餘賊走三沙陞太僕少卿胡公奏留同事又右通政於時江北巡撫李遂告急胡總制檄總兵盧鏜往援公以江北　陵寢重地乃以三沙賊檄鏜堅守身往江北與李首尾擊賊敗之于姚家蕩又敗之於廟灣場度其勢無能爲復自江北往攻三沙居海中二月竟以鹽鹵之故腹疾增劇方回太倉調遣狼兵而賊乘風雨夜登江北北岸矣公每以此自愧其斬馘功皆遜不居而胡公竟上之三有白金文綺之賜公每與胡公論國家事未嘗不泣下沾襟誓以身許

國曰胡公計事先我一着至忠義一念則甚相符合未幾陞僉都撫淮揚因積勞病甚不能行然以淮揚重地　朝方倚任十一月勉強赴官值歲歉請于朝得餘鹽銀二萬兩以賑又自捐俸金令有司以次捐俸易米散各鎮為粥以食饑民公素仁心不忍見民之饑死又以淮揚所轄天下要道卽有變于內倭寇乘之貽患不細故于賑濟獨勞心焉時病已甚治軍旅不少休三月二十一日登焦山望三江嘆曰吾生一息將使吾病而不能展其能奈何然使一病起

堂居海中則諸將無敢不下海諸將能下海則敵人
自奪氣也欲從太倉取道常居海中行至通州而病
不起矣將葬猶以為人與學問未成未了十年工夫
自恨時天皎皎聞天鼓鳴於舟上者三而公氣絕
焦弱侯論曰嘉靖巳丑唐公應德羅公達夫同為舉
首一時以為連璧云達夫一斥不復用世以難進歸
之應德晚節為分宜所薦至今以為詬病不知為達
夫易為應德難也嘗觀易之否以包承小人為大人
之吉甚且包羞而不辭唐梁公婁師德周旋女主之

朝豈誠戀戀于腐鼠者流哉非隱忍堅決將取日虞淵之功終委之溝瀆固（誰人知此）志在天下者所不忍出也始島夷躪姑蘇戕嬰兒爲戲公一見痛心疾首憤不與之俱生此其志何如而可以硜硜之節繩之哉漢人有言中世選士務于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乃婦女之檢柙鄉曲之常人耳嗚呼世多隱情惜己之人殆難與道此也

光祿少卿羅文恭公　事

公名洪先，字達夫，吉水人。自幼端重，不爲嬉弄。年五歲，夢至通衢，市人肩摩，自知爲夢，呼曰：汝往來者，皆在吾夢中，尚自擾擾何耶？拍手大笑，遂覺，以告母李宜人。識者知非埃壒人也。十一歲讀古文，慨然慕羅一峰公之爲人。年十五，聞陽明王公講學虔臺，心即嚮往，遂畀視舉子業，常歛目端坐。同舍生誚之曰：是羅道學先生耶？比傳習錄出，奔假手抄，玩讀至忘寢食。年二十二，舉于鄉。時同里谷平李公家食，公師事

之嘉靖八年　廷試　世宗親閱所對策　御批云學正有見言讜而意忠宜擢之首者　賜進士及第第一人授翰林修撰明年告歸已而丁外艱哀慟毀至苫塊蔬食不入室者三年一日讀楞嚴經得反聞之旨遂覺此身在太虛視聽若寄世外友人覩其顏貌驚服忽自省曰得無誤入禪耶乃反求諸孔孟與同郡鄒文莊公及諸同志切劘無虛日　召改左春坊贊善疏請預定　東宮朝儀忤　旨罷爲民家居削跡城市應酬禮文辭受取與一裁以義不徇時

者人不敢干以私親賢問道撝謙求益未嘗以言詞
先人然贍其容止者非僻爲之潛消遊衡嶽僧楚石
密授以外丹拒而不受里中得石洞故爲虎穴荊莽
蓊鬱闢之可容百餘人命曰石蓮自是多洞居時出
聚友於雪浪閣四方縉紳士人請益者日衆贛江水
漲公宅舍漂沒假宿田家撫院馬公森以公家故蹇
而嘗郤臺省餽坊數千金貯縣帑檄縣取爲構室助
竟辭之荊川唐公以兵事起官約偕出公曰天下事
爲之非甲則乙某欲爲未能者得兄任之卽比自效

可也奚必我出時相亦貽書致意公荅書願畢志林
壑年踰五十謝客屛居□止所製半榻默坐榻間不
出戶者三年事能前知人或訝之荅曰是偶然不足
道比荆川訃至哭始下郡邑當造賦冊念詭灑重爲
民病戒里中按畝收賦□冊憲使郎以邑冊請公任
之於是宿弊頓革貧者□若更生比疾作于世光適
赴省試家人問何言荅曰兒歸但語以莫厭窮窮固
自好諸生環侍以意示公扶起危坐正巾斂手端默
而卒年六十有一公學始致力于踐履中歸攝于寂

静晚徹悟於仁體丁巳學憲王公宗沐訪石蓮洞中問静曰君可聞者吾之言也所從出此言者君不得聞也豈惟君不得聞吾亦不得而聞之茲非至静爲之主乎故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至静無思之位也又曰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不睹不聞静也戒懼者不欲馳而離也又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后能静知止所以歸静也馳而離焉不可謂之止故歸静言乎其功也而謂任心之流行以爲功者吾嘗用其言而未有得是以守吾陋而不知變非敢倡說以眩人也壬戌

王公畿以專靜不違順應爲疑訪于松原問近日行持何似曰近覺一切無有雜念卽感應處便自順適

龍溪曰工夫有先後否荅曰卽如均賦一事終日紛應吾未嘗憎厭執着放縱張皇褻侮偏黨自朝至暮惟恐一人不得其所一切雜念不入亦不見動靜二境自謂卽靜定工夫非專以默坐時爲靜而動應時無靜也又曰世間豈有現成良知良知非萬死工夫陽明詩曰良知底用安排得此物由來自渾成斷不能得也今人誤將良知作現成看不知下致良知工夫奔放馳逐泛蕩一生有何成就又曰吾輩所

以必須學者皆緣習氣作梗要得消磨蓋自有知以
來積染成習如油入麪未易脫離誠不可以平日慮
見爲得手須是終日應酬終日收歛不使習氣乗機
潛發始不負一生耳語具所作松原志晤中明年錢
緒山公德洪以陽明王公年譜成請序公爲序曰善
學者竭才爲上解悟次之聽言爲下蓋有恃妙契而
不知反躬至不副夙期者多矣甲子郡節推周弘祖
問學公手書冊曰落思想者不思即無落存守者不
存即無欲得此理炯然隨用具足不由思得不由存

來此中必有一處生生夐然不類又曰此非可以倖至也却從尋求中得由人識取葢卒之先一月也公於陽明王公之學極其尊信而後學見公躬行之實旣慕服於是因公之言而益知王公之學爲當尊信王公之學得公以身發明之其有功於斯道大矣公始歸田攻苦淡鍊寒暑躍馬彎弓考圖觀史其大若天文地志儀禮典章漕餉邊防戰陣車介之事下逮陰陽卜筮靡不精覈至人才吏事國是民隱彌加諏詢曰苟當其職皆吾事也年垂五十觀時事日非乃

意仕進然饑渴由巳捷市引章之衰未嘗一日忘

天下士想望其出以卜治平而竟不果隆慶元年

詔贈光祿寺少卿謚文恭

參政羅公

事永陵　昭陵　今上

公名汝芳字惟德別號近谿江西南城人正德乙亥生甫三歲偶念母而啼父抱之即止隨思曰心一耳何苦樂倏變乃爾爲展轉追尋不置五歲從母授孝經小學諸書十五從新城張洵水學洵水每謂人須力追古人於是一意以聖學自任一日誦薛氏語錄云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當一切決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體遂焚香叩首矢心力行數月而體未復壬辰閉關臨田寺几上置鏡與盂水對之令心與

水鏡無二久之成疾父憂之授以傳習錄一編循其言求之病漸愈庚子入省赴大會見顏山農自述講危病生死得失能不動心山農不許曰是制欲非體仁也公曰非制欲安能體仁山農曰子不觀孟子之論四端乎知皆擴而充之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直截子患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之息也公時如大夢得醒遂于稠人中稽首師事焉癸卯舉於鄉甲辰舉會試曰吾學未信未可以仕不就　廷試歸而尋師問友周流四方者十年建從

姑山房以待四方講學之士楚人胡宗正舊以文學受業至是聞其易有傳也迎致之執弟子禮宗正喜使息心而深思之謂曰若知伏羲當日從平地著此一畫耶公略爲解說宗正不應徐曰障緣益增本眞益昧如是三月然後以易授焉嘗苦格物義難曉乃錯綜前聞互相參訂每有所見則以請正其父父不爲釋然三年之後一夕忽悟心甚痛快直趨父榻前陳之父亦躍然起舞曰得之矣得之矣因回憶往年從師論道徒成畫餅饑飽了無干涉癸丑北上過臨

淸忽遘重病倚榻而坐夢一翁來言曰君身病康矣心病則未也公不應翁曰君自有生以來遇觸而氣不動當勸而目不瞑擾攘而氣不分夢寐而境不昏此君心痼也公愕然曰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宿生操持太甚遂成結習君今漫喜無病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隨之矣公大驚伏地叩謝汗下如雨從是執念漸消隨入京赴　廷試初仕爲令入爲部郎出知寧國府所至不事刑朴惟以化育人才爲功課一時彬彬有弦歌風歲大計以守入覲見善

亭相徐徐喜曰、我初不欲煩子以郡事、由今觀之、真有實用也、公起謝、且請曰、先生加意於某、不過爲世道計、如推此意以及同志天下斯文尤幸、徐默然良久曰、古今事亦有不由已者、即如狄梁公反周之志固堅、而所托則張柬之、柬之時已向老、倘没在武后之先、志且柰何、公毅然曰、先生此言知柬之不知梁公、徐曰、我何以不知梁公、公曰、梁公以人事君、則所舉柬之亦必以人事君者也、武后先没、成事固在柬之、即不然、柬之雖去、而柬之所舉亦自有在、夫復何

憂。徐首肯。公復曰。宗社以人心爲本。今來朝兩司郡
縣。多極一時之選。所患學脉不端。則心事難一。先生
趍此合并一番。令其向往不差。則終身德業。豈不益
光明俊偉也哉。徐躍然喜。翌日大會靈濟宮。公娓娓
發明。音吐洪鬯。興起者不可勝數。迻郡未幾。丁父艱。
奔歸。士民悲號不忍釋。有步隨至盱江者。家居。四方
來學者日衆。癸酉。起復入京。見江陵相。問山中功課。
對曰。讀論語大學。視昔差有味耳。江陵默然。補東昌
守。治東昌如寧國。未幾。遷雲南副使。爲開水利。塹城

濠省徭役、政暇、召同志講學、信從益衆、轉藩參貴提
入京、禮成、遂請告出城、同志留集廣慧寺論學、江陵
惡之、嗾言官疏劾致仕、歸、復與諸門人走安成、下劍
江、趨兩浙、金陵、往來閩廣、益張皇此學、戊子八月、偶
示微疾、與門弟子講學不倦、一日夙具冠服、禮天地
祖考、端坐中堂、弟子環侍請教、曰、徒言也不是道、滿
前洋溢、俱是發育峻極、左史萬賓蘭問疾、命具紙筆
手書曰、此道炳然宇宙、不隔分毫、故人已相通、形神
相入、不待言說、古今自直達也、後來見之不到、往往

執滯言詮善求者一切放下放下時更有何物自是絕筆明日為九月朔盥櫛出端坐命諸孫次第進酒各徹飲隨拱手別諸生曰行矣諸生懇留盤桓一日許之次日命諸孫掖至正寢整衣冠端坐而逝年七十有四門人私謚曰明德

侍郎殷公　李　秀陵　昭陵　今上

公名邁字時訓南京留守衛人生而氣貌淳靖有雅志居恒自奮曰學不究本原徒取世資非夫也辛卯舉於鄉及入太學與何善山游因聞陽明先生緒言益自砥礪辛丑成進士授戶部主事乞南改驗封滿考晉文選郎中出爲江西參議擢貴州督學副使疏請致仕丁卯　穆廟改元用薦者言起原官視學兩浙歷江西參政按察使四川右布政晉南太僕卿請告還癸酉　今上在御復就家起公南京太常卿尋

陞禮部右侍郎、丙子、南大司成缺、僉議非公不可、強
起公視職、居數月、復稱疾疏一再上、允致仕、公自
筮仕至卿貳、更四十年、計其在官之日、僅十三、前後
連起、公右職皆追而後應、論薦者以致公一出為重
始公以南驗封考滿如京、士論擬留公北銓、力辭不
就、每進輒引遠若不屑事、至所居職恒辦、乙卯、提調
江西試事、稱得人、於浙掄士、一先德行、諸生中有以
出妻抵誣者、獄久滯、公暴其枉釋之、夫亡而婦從死
議者欲旌其節、公曰、婦節以守死不二為貴、從死非

中制也議者韙公在太僕値罔政寖弛吏因緣爲公隨事振刷不辭煩細至典國學則申嚴功令開示名理六館士喁喁嚮風其得大體類若此性尚玄泊恬默寡交縉紳大夫或造請公不得至海內士與公氣類者貽書不遠千里以學術相辯證少求詣致之義不得其說至哽咽終日究心中庸證諸內典已而澄思靜照久之忽有省自言一日於幽寂中恍惚見其良心始知此心虛融周遍而身內有形之心非吾心也其所得亦可窺其崖略矣陸公樹聲稱公坐鎭

雅俗似房次律急流勇退似錢宣靖洞明宗要則楊次公晁大傳至其信道之篤不言而默成視理學諸儒不知何如也所著有懲忿窒慾編逍遙訣測言閒雲館野語行於世

左諭德張公　事　昭陵　今上

公名元忭、字子藎、別號陽和、其先蓋蜀之緜竹人宋相忠獻公之後也、徙家越之山陰、代有聞十傳爲贈吏部主事諱天復以進士官至甘肅行太僕寺卿配劉安人生公、公生而古貌魁然、稍長好讀書、安人憐之戒無溺苦於學、公乃張燈幕中、俟母寢夜誦、不令母知、總角時、嶽嶽負意氣、數矢口談時政得失、人物臧否、太僕公故抑之不荅也、會楊忠愍諫死、公遥爲誄詞、慷慨泣下霑衿、太僕公乃色喜、大奇之、嘗讀

書至朱子格致篇輙乙其處而沉思已聞王文成良知之說遂潛心理學嘉靖戊午舉於鄉數上公車不第下帷龍山之陽喟然歎曰聖賢學自有眞曲士抱蟲蛙之見不務卽心證聖而猥踵其下風壹何陋也戊辰歸自京師而太僕公有滇難蓋太僕公故嘗副滇臬擊武定叛夷有功忌者中以蜚語卒從吏訊君身披太僕公萬里赴逮於滇已復馳如京白狀當事者比有　詔免太僕公官歸越復馳如越履及門血屨滅趾天下聞而哀之庚午游太學明年舉南宮

非策一賜第一甲第一人授翰林脩撰君自以遭逢
聖明釋蹻取上第廩廩期有以自樹日槖筆守官下
蒐羅金匱憲典而研究之詞林故淸署第雍容以文
墨相高稍涉學輒引代庖爲解君獨聚徒講求世務
人才相與籍記之戶外屨常滿每抵掌論天下事不
爲首鼠兩端今 上元年君嘗疏直御史某且請進
講列女傳于 兩宮以修二南之化不報戊寅免太
僕公喪起家奉 旨教習內書堂公曰若曹星近
皇位不可去可使習爲善勃貂璫蘇非人乎乃取中

鑑録自爲條解又作訓忠諸吟令歌之壽管理　誥
勅直起居館會　皇子生奉書告楚藩因上匡廬浮
沅湘還取道武夷所至多題咏具槎間漫筆中丁亥
起家用詞林久次超爲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
讀淸理　武黃壽充經筵講官旣入侍金華退而嘆曰
明主方蓺埶嚮學嘔喻受講臣風勸而講臣不竭忠
畢智以䢖　宸聽非夫也每喁喁然盟心待對冀有
所感孚焉初　上御曆覃恩公即疏白太僕公寃狀
請以恩及己者移太僕公冠服至是復申前請特

吉格不行君仰天泣曰吾不可以下見吾父矣武廟
之後吾父躬擐甲冑斬首虜千級口碑具在乃今幸
事　明主而不能爲父洗沉寃長負　君親吾死爲
後蓋居常深念兩世登　朝父建功不讐志以殁願
以身代父報　國而卒且徼　國恩報父故終其身
有緹縈之恨竟以此鬱鬱致疾疾革顧弟子呼　陛
下者再又曰　朝廷亦多有人乃瞑公平生雅志聖
賢之學宗王文成然不空事口耳顓務以實踐爲基
嘗曰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近世學者

徒剽文成之外郛耳又謂朱陸同源而末流乃岐之
非是手摘考亭所論著與文成意符者彙集之題曰
朱子摘編以袪世儒之惑特操端介絕不喜媕婀事
入然坦焉躪中庸之庭亦不欲以奇行自見蓋公之
進也出江陵門下當其炎炎時卑者蟻附高者鷙鳴
而公不隨不激有以自守嘗語同門曰某門人也卑
褻白簡之事當以待他人乃若喪請留病請禱其卽
死弗爲矣里居數年私剌不及公門然事關公義則
侃侃無少避如議賦法議不毀兩賢祠議祀四先生

于學越人至今誦爲美談天性孝友侍太僕公若安
人疾湯藥非口所嘗弗進比卒欒欒柴瘠喪葬悉遵
古禮盡革燕賓崇佛諸敝俗越人化之有異母弟二
人太僕公病以屬公公拊之恩義隆備居常飯脫粟
衣浣補而賑施宗黨若弗及葢公行誼力追古人其
文章春容爾雅粹然一出於正初太僕公作山陰縣
志未成公續成之巳又創紹興府志會稽縣志義嚴
袞鉞足稱一方信史他所著有雲門志畧山遊漫稿
槎間漫筆行于世又有不二齋稿志學錄讀尚書考

讀詩考、讀史膚評、皇明大政記藏于家、

侍郎楊公　事　今上

公名起元字貞復別號復所廣東歸善縣人弱冠賊躪東平焚民舍公爲亂兵所掠從容賦詩自若賊異而釋之明歲中鄉試第一人年二十一耳三試南宮不售乃遊金陵下帷績學邂逅盱江黎允儒歡然相得也黎爲近谿羅先生之甥爲述先生言行甚異公大契於中業駸駸嚮往之矣丁丑舉進士改庶吉士己卯授翰林院編修丙戌分校禮闈是歲冊封崇藩歸省覲還　朝取道盱江執贄羅先生而稟學焉從

復參證因大悟性命之宗曰乃今如客得歸矣因次先生會語爲答問集又摘其論仁者爲識仁編日諷誦之并示學者丁亥進修撰戊子校士八閩試策大發所學同志者爭傳誦不置己丑復分校禮闈三月遷國子監司業辛卯晉司經局洗馬纂修　玉牒充經筵講官上崇聖志勸聖學疏語具集中壬辰復分校禮闈先後所得多名士聞父喪奔還服闋起國子監祭酒丙申晉南京禮部右侍郎修　皇陵功成
上命祭告公至中都士大夫暨師生來問學公即中

居首章反覆開諭中多興起者丁酉秋因災異復上
恭勸勤學疏踰月輯　高皇帝御製集刻行之於其
中稍爲詮注取洪範語名曰訓行錄擬上未果遷南
吏部戊戌召爲吏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未行而母
夫人卒於官舍公扶櫬還己亥八月營葬事躬荷畚
鍾哀毁之餘感寒疾以是月十九日卒年五十有三
平生事親孝與弟友厚宗族閭黨人有過耳不欲聞
而惟就其所善奬成之僮僕有違亦不加鞭朴微以
意諭戒之而已一聞羅先生之學銘心刻骨無須臾

忘離一小像出必告反必面歲時約同志祭奠於所居以爲常四方之士受學者屨常滿戶外公隨機指授人人躍然意滿去持論以明德親民止至善爲宗而要歸於孝弟慈謂孩提不學不慮之良心卽聖人之不思不勉耳目手足之生生卽心愚夫愚婦之知能卽聖氣稟物欲皆明德之寄寓共覩共聞卽不覩不聞之本體大抵皆本父師之言而推衍之聞者始而疑中而譁以辯久之羣然服者以公之言取成於心非世儒矯強義襲半塗而廢者比也所著有證學

編楊子學解論學存笥稿楊子格言楊子政序輯白
涉語錄證道書義等書行於世